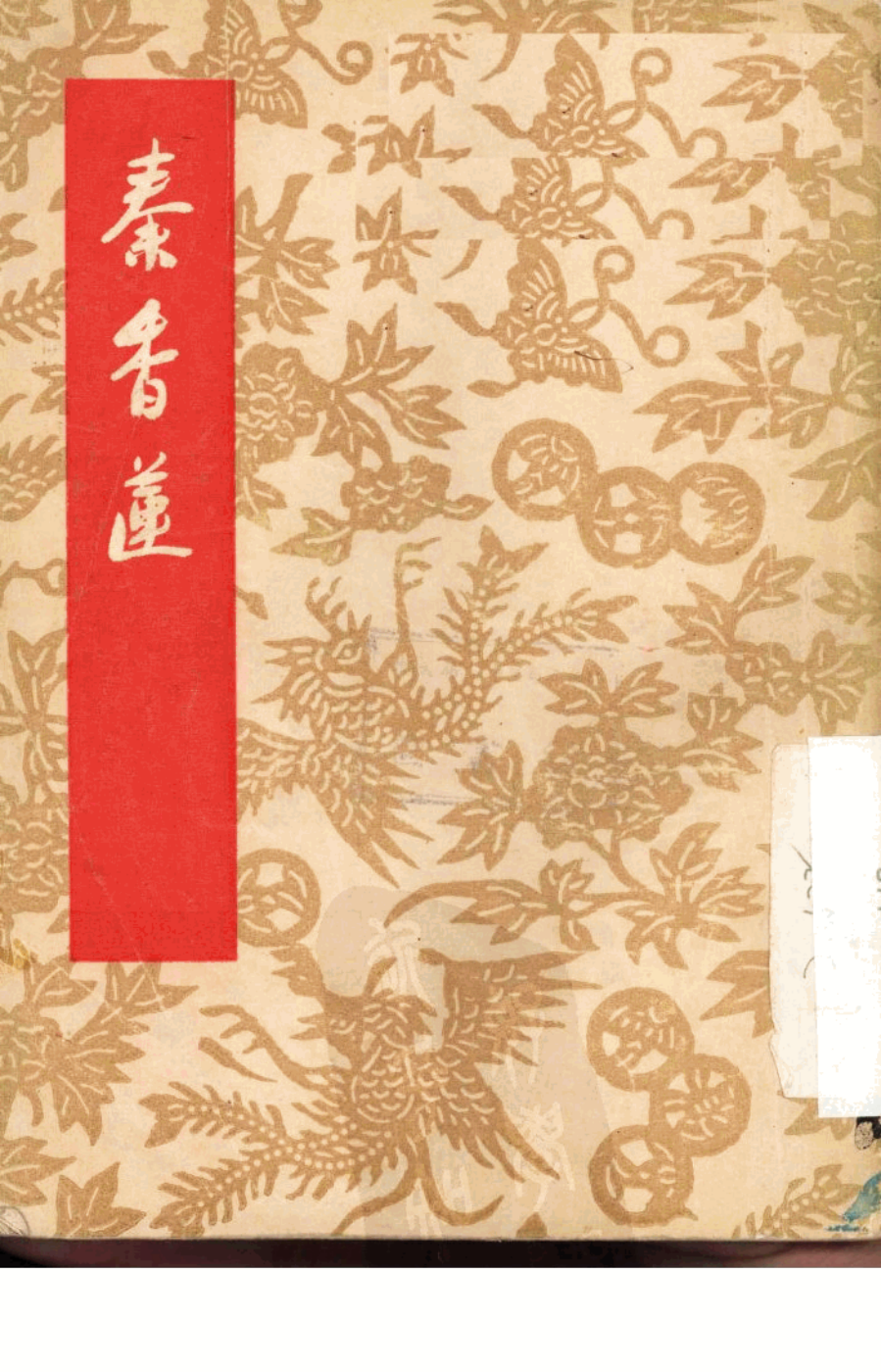


素香蓮



內容說明

這個劇本是根據河北梆子原本，並參照其他劇種的間類劇目加以整理的。

本劇以描寫人民與封建統治階級的矛盾為主，反映了封建社會中被迫害的婦女的正義鬥爭。劇中人物如堅強不屈的秦香蓮和公正無私的包拯，都是廣大人民所創造所歌頌的舞台形象。

人
物

張元龍 秦香蓮 冬哥 春妹 陳士美 王延齡 韓琪 王朝 馬漢 張龍 趙虎 董成 薛霸 黃智

閻清
包拯
皇姑
太后
院子
太監
侍役八人
太監八人
刀斧手八人
宮娥四人

第一場 投店

張元龍上。

張元龍

(念「數板」)

仕宦行台，仕宦行台，

開了店門掛招牌。

生意興隆通四海，

四方君子一齊來，一齊來。

(白)老漢張元龍，在這汴梁城南門外，開了一座小店。三年前從湖廣均州來了個趕考的舉子陳士美，住在我這店裏。我念他跟我同鄉，借給他點銀子前去投考。誰想他一考就中了頭名狀元，老太太見他才貌出衆，又招他爲東床駙馬。是他做官之後，賞了我些銀子，我就把這座小店翻蓋了翻蓋，改成了招商客棧啦。這且不言，天不早啦，待我門外照看照看。一言未盡，那旁有人來了。

秦香蓮

(內)走啊！

秦香蓮攜冬哥、春妹上。

秦香蓮 (唱)

一路乞討半年整，

好容易來到汴梁城。

眼看日落黃昏近，

冬哥
春妹
媽，我走不動啦！

秦香蓮 (唱)

借宿一宵再前行。

(白)老伯請來見禮。

張元龍
還禮，還禮。這位大嫂施禮爲何？

秦香蓮
這裏可是店房？

張元龍
正是店房。(打量秦香蓮母子)你們要住店哪，順着城牆往東再往北，有個土坡，

小楊樹上掛着個笊籬，那是小店，兩個老錢住一宿。我這裏是招商客棧，恐怕

你住不起。

秦香蓮
我母子無處存身，請老伯行個方便吧。(行禮。)

張元龍
唉，我真見不得這個。聽你講話，不像此地人氏？

秦香蓮 我們本是湖廣均州人氏。

張元龍 咳！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我看你們也怪可憐的，這麼辦吧：我這兒後院有間草房，你們將就住下吧。

秦香蓮 多謝老伯。

張元龍 隨我來。

秦香蓮、張元龍圓場。

秦香蓮 請問老伯尊姓？

張元龍 我叫張元龍。

秦香蓮 原來是張老伯，失敬了。

張元龍 豈敢，豈敢。請問你來到京城有什麼事啊？

秦香蓮 尋找我的丈夫來了。

張元龍 你丈夫叫什麼名字？

秦香蓮 我丈夫名叫陳士美。

張元龍 叫什麼？（打量秦香蓮。）

秦香蓮 叫陳士美。

張元龍 陳士美。他是你的什麼人？（又仔細打量秦香蓮。）

秦香蓮 是我的丈夫。

張元龍 怎麼？是你的丈夫？（背語）哎呀，慢着！她說她丈夫名叫陳士美，莫非說陳駙馬在原郡家下，還有原配夫人嗎？哎，哎，可是同名同姓的人，也是有的。別忙，我問明白了再說。（向秦香蓮）啊，大嫂，你的丈夫叫陳士美，他的生辰你必然知道哇？

秦香蓮 他是八月十六生日。

張元龍 原來是夫人到了。失敬！失敬！（行禮。）

秦香蓮 （還禮）老伯爲何這樣稱道？

張元龍 夫人有所不知：三年前你的丈夫進京趕考，也是住在我這店裏。我念在同鄉的情分，幫他銀兩前去投考；要說他也真做臉，三場得意，就得中了頭名狀元啦。（驚喜）怎麼說，他中了頭名狀元了麼？啊，兒呀，你爹爹中了狀元，這就好了。他不但中了狀元，還招爲東床駙馬……

秦香蓮 （驚）什麼，東床駙馬？

張元龍 咳，我真老糊塗啦，說這個幹什麼呀。噯，早晚脫不過，她也得知道。啊，夫人，那陳狀元太后看着喜歡，就招爲東床駙馬啦。

秦香蓮 （哭）喂呀！（唱）

聽一言氣得我渾身戰抖，

好一似冷水來澆頭；

怪不得三年來音信無有，

夫妻的恩情就付東流。

張元龍 夫人不必如此。今日天氣已晚，你母子就在我這裏住下。咱們想個法子去見駙馬，你看如何？

秦香蓮 就依老伯。請問老伯，我那負義的丈夫，他住在哪裏？我母子明早起來前去找他，看他有何臉面見我。

張元龍 我說夫人，想那駙馬府人役衆多，門禁森嚴，你母子焉能進得去。這……怎麼辦哪？（想）唉，有啦，駙馬爺每日上朝回來，打此御街經過，明早你母子三人在御街等他便了。

秦香蓮 老伯說好便好。

張元龍 夫人，咱們先到後面用飯去吧。

秦香蓮 這……前面用過了。

冬哥 春妹 媽，我早就餓啦！

秦香蓮 咳！

張元龍 咳！夫人，你就別客氣啦。到了我這店裏，就跟到了家裏一樣，跟我吃飯去吧。

秦香蓮 多謝老伯。咳！

同下。

第二場 打御街

四太監、陳士美上。

陳士美 (唱)

一聲春雷平地起，

狀元及第馬如飛。

招爲駙馬在宮裏，

富貴榮華屬第一。

(白)本宮陳士美，湖廣均州人氏。大比之年，上京趕考，得中頭名狀元。太后見喜，又招爲東床駙馬。適才早朝已罷，左右，打道回宮！(唱)

前護後擁御街上，

誰不尊敬狀元郎。

四太監、陳士美下。秦香蓮攜冬哥、春妹上。

秦香蓮

（唱）

帶領兒女把京上，

千里尋夫到汴梁。

兒夫宮中招駙馬，

忘恩負義棄糟糠。

內鑼聲。

秦香蓮

（唱）

遠遠聽得銅鑼響，

想是兒夫離朝房。

手拉兒女一旁站。

四太監、陳士美上。

陳士美

（唱）

本宮馬上喜洋洋，

朝駕已畢回宮往。

秦香蓮 (唱)

兒夫慢走聽端詳。

(向冬哥、春妹) 兒啊，馬上端坐的那位官員，就是你家爹爹，兒們上前去認。

冬哥
春妹

(跪) 與爹爹叩頭。

陳士美 嗯！哪廂來的頑童，御街之上，冒認官親！宮人，看皮鞭打！

秦香蓮 (拉起冬哥、春妹) 慢，慢，慢着！夫啊！我是你妻秦香蓮，帶領一雙兒女前來找

你，你就該將我母子認下才是。

陳士美 (吃驚) 啊！哪裏來的瘋婆，冒認官親！宮人，看皮鞭與我打！

秦香蓮 慢，慢，慢着！你既然不認爲妻，聽爲妻將家中之事表明。

陳士美 (注視秦香蓮，面現不忍之色) 宮人們！把住御街道口，不准人來人往，本宮我要親

自審問這瘋婦。(下馬。)

四太監 啊。(下。)

秦香蓮 自從你進京之後，家鄉連遭荒旱，寸草不生。那時節可憐哪，可憐！可憐二老

公婆雙雙餓死。(哭。)

陳士美 (黯然) 哎，爹娘啊……

秦香蓮 公婆死後，爲妻無力購買衣棺，化來了兩領蘆蓆，葬埋了二老公婆。

陳士美 (感嘆地) 唉……

秦香蓮 葬埋公婆之後，爲妻我帶領一雙兒女，找進京來。可憐我母子三人，白日乞討，

夜宿荒村。一路之上，不是冬哥飢餓啼哭，就是春妹足痛難行。吃盡了千辛萬苦；走過了萬水千山，好不容易來到京城。我只說在御街之上，將我母子認下，誰知你不但認，反說我是瘋魔女子，在此御街，冒認官親。陳郎啊，我夫！你的良心何在？(唱)

家鄉的苦難說不盡，

患難的恩情似海深，

念我撫養兒和女，

念我與你孝雙親。

吃粳米別忘了插秧的苦；

穿綾羅別忘了養蠶的人。

陳士美 咳！(唱)

聽說家鄉遭荒旱，

爹娘餓死甚可憐。

哭一聲爹娘難再見，

哎呀，爹娘啊！

香蓮你孝雙親叫我羞慚。

秦香蓮

（白）秦香蓮，罷了，我的……（回顧，轉念，一驚。摸紗帽，看錦袍。）

陳士美

（唱）

我的……貧婦人哪！

我有心認下香蓮女，

公主知道不容寬。

用手攪乾腮邊淚，

硬着心腸把話言。

（白）那一婦人！此乃是御街之上，文武百官，在此來往，你不要瘋瘋癲癲，胡言亂語。此處容你不得，快快去吧。

秦香蓮

（怒）怎麼？你倒說我是瘋瘋癲癲，胡言亂語！可憐我母子千里而來，不想你是這樣的狠心！兒啊，兒啊！你們今日也盼爹爹，明日也盼爹爹，如今兒的爹爹，身穿紅袍，頭戴烏紗，他，他，他却是不認你我母子了啊！（哭。）

冬哥
春妹

(奔至陳士美前，跪下)爹爹呀……

冬哥

爹爹！家鄉三年遭荒旱，挨餓受凍苦難言。

春妹

全家來找你，過水又爬山。

冬哥

爺爺奶奶死了用蓆捲。

春妹

爹爹京城做高官。

冬哥
春妹

你看我母子沒有飯吃，又沒有衣穿。爹爹呀！（哭。）

陳士美激動戰抖。

秦香蓮

(叫頭)官人，夫哇！你看這兩個姣兒跪在你的面前，苦苦地哀告，難道你就不念骨肉之情了麼？哎呀，夫哇！（唱「搭調」）

我叫一聲陳駙馬呀，

你縱不念夫妻情分，

親生的兒女你就不可憐！

你將這一雙兒女收留下，

免得他流落在街前。

你把那吃不了的殘茶剩飯，

賞與他們一碗半碗；

有那穿不了的破衣爛衫，

賞與他們遮遮風寒。

爲妻我去到外邊，

與人家漿漿洗洗，縫縫連連，

從今以後，再也不來尋找你了哇！啊……

冬哥
春妹
爹爹呀！

陳士美
(唱「搭調」)

罷了，我的親……

(欲抱兒女，轉念) 哎呀，認不得！(急指兒女撲她。)

秦香蓮
(氣極，叫頭) 陳士美，好賊子！想當年你寒窗讀書，全憑我織蘿紡線度日。公婆

的生養死葬，也全憑爲妻我的雙手。今日你做了高官，招了駙馬，你就忍心不認你的妻室兒女。陳士美呀，陳士美！常言道：虎毒不吃親生子，你比猛虎狠十分！親生兒女你不認，看來你是負心人！(唱「搭調」)

陳士美呀，我把你這忘恩負義的賊呀！

想當初你在家苦讀孔孟，
爲妻我紡蘿線坐到三更，
四更五更你不睡，
爲妻陪你到天明。

你言說中狀元多有好處，
一心要進京城求取功名。
早知道你做官會把心變，
倒不如骨肉團聚務農耕。
實指望御街上將我來認，
誰知你昧血心不念恩情。
站在御街破口罵：

罵一聲陳士美，
又不忠，又不孝，
又不仁，又不義，
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禽獸不如！
你是忘恩負義的賊呀！